



漂亮女人

林 炎/著



成都出版社

漂亮女人

林 炎/著

成都出版社

漂亮女人

作 者:林 炎/著

责任编辑:亦 木

封面设计:瘦 鬼

技术设计:瘦 鬼

责任校对:林 炎

出版发行:成 都 出 版 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百花东路2号百花苑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7765071 7783841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排 版:成都宏达激光照排打印部

印 刷:成都老年事业印刷厂

版 次:1996年2月第1版

印 次: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mm×1192mm 1/32

印 张:13

字 数:330千

印 数:1—10000册

书 号:ISBN7—80575—928—6/I·247

定 价:16.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内容简介

混血姑娘绿芳丹的出众相貌和风韵，使她对许多男人来说，都成为一种诱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形形色色的男人如蜂蝶般扑来，以占有这个酷似白种女人的美貌姑娘。

绿芳丹本是个莘莘学子，毕业前半年，她怀孕了，却没有男人出来承担。堕胎的屈辱与男人的自私、背弃，使她身心疲惫，她被迫退学。从此，她对男人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心态。

退学后，绿芳丹在她生活的城市找了份营业员的工作。可是，色鬼上司一见她便想占有她……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又一场痛苦后，她再也无法忍受，毅然只身到上海去闯荡。

谁知，上海更是个充满诱惑的地方，几乎从走进上海的第一天起，她的非凡美貌和白种女人风韵便给她带来一个个麻烦、痛苦和屈辱。先是亲戚鲁家父子，继而又是骗子公司老板，某水泥厂总经理，酒吧老板，美国商人杰瑞，台湾商人陈家强……绿芳丹置身其间，不得不费尽心机周旋，备受煎熬、艰难，甚至生命危险……最后，凭藉自己的聪敏和机智，绿芳丹终于在上海站住了脚跟。可是，她也付出了代价。

故事曲折精彩，情节生动流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真实地展示了一个漂亮姑娘在充满诱惑的大都市里的艰难历程。

不知道我是什么货色，所以跑到这儿来撒野出丑！”（58）

第四章

鲁韦昌以为自己老眼昏花，因为她象老外。“太表舅。”姑娘文气地叫他。……绿芳丹的到来，使鲁氏父子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儿子和父亲，都喜欢上了她。……“老子与儿子争风吃醋，象话么？！”儿子振振有词道。（87）

第五章

绿芳丹觉得自己好象是头牲口，而他俩就好象是贩子，旁若无她地在讨价还价……（115）

第六章

“我姓绿，绿色的绿。”地道：“姓啥是次要的，”他粗声粗气道，“面孔漂亮就可以了。”……她觉得自己落入了色狼之窟。（141）

第七章

男人需要女人，而且需要的东西大多是相同的。女人也需要男人，却往往各不相同。（170）

第八章

他一露面，目光就象浆糊一样粘在绿芳丹身上。……那女人跳了起来：“你睡了我两年，怎么，想

另找新欢了?!”……
她冷笑道：“象你这种女人，白送也不会有男人要的!” (205)

第九章

BMW850i 象一只性感的庞然大物。
“在时速 230 公里的 BMW 车中 作爱会是什么滋味……”她心旌摇荡了…… (230)

第十章

绿芳丹觉得，吴老板是个不寻常的男人，有许多男人身上那种即使放在洗衣机里洗三天三夜，还是依然如故的粗俗……

查瑞使劲将她搂紧，搂紧，她觉得快要窒息了……

……总是有男人闯入，而且，这次是两个，两个都不错。 (261)

第十一章

那家伙冷笑道：“现在上海滩上的鸡都喜欢老外，老外力气大，过瘾。……”

她冷笑道：“你又不是鸡，你怎么知道？我听说过有男妓，你是么？……”

……“我现在就开灯，趁你光着身子，先下手为强。” (290)

第十二章

对流氓、无赖，一般人容易鄙视。可你如果不

认真对付他们，有时还真不行。

毁容与强暴，多可怕的世界！此刻，她已无话可说，只盼望法律能狠狠惩罚这个下流的、心狠手毒的家伙。（320）

第十三章

客人是线，就看她是否能把这些线编成一张对她有用的网了。……

“你不要搞错，同居的含义是什么？在没有更合适的伴侣之前，为了不孤寂或其他原因，双方自愿同行一段路——仅仅是一段路。”

她唯有哭泣与屈辱。（351）

第十四章

一涉及个“情”字，女人们个个是太极拳高手。

古老的回避法：故意与某个男人亲近，以避免另一个男人的亲近企图。可是是否有效呢？

绿芳丹绝对不愿在这个年纪就把许多东西，对女人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东西死死地固定下来，而婚姻的本质在她看来就是如此。（397）

尾 声

时间会改变一切。……可这年头改变的速度实在令我们惊讶和困惑。……但是，最公正的还是时间。（407）

第一章

她不太情愿，又无可奈何地脱光裤子，缓缓地爬上这张窄小冰冷的床

1

灯光惨白，就象她此刻的脸。光秃秃的墙上脏兮兮的，污迹斑斑，好似她此刻的心绪，一片驳杂。

她不太情愿又无可奈何地脱光裤子，缓缓地爬上这张窄小，冰冷的床。当着别人的面，这样裸着下身，她到底有些羞怯。所以，她下意识地并拢膝盖，似乎想掩盖什么，又似乎想尽力维护自己的一点自尊。

“把腿分开！”声音象鞭子般抽了过来。

“冰碴！”她浑身战栗了一下，“冰冷，而且扎人。”她触电似地分开腿，因害怕，动作幅度大了点，床咯吱响着晃了晃。但随即，似乎是要挽回些什么，又似乎是不甘不服，她的两只膝盖相对着动了一下。

“张开！”声音又毫不留情地逼来，这次，已含着几分恼怒了。

她的脸刹时涨得通红，不由愤慨地转动着寻找那声音的来源。“你也是女人，为啥这样残酷，这样毫无同情心？！”她的目光与白帽下医生的眼睛相撞了，那双眼睛躲在镜片后面，反出寒光。

医生的目光毫不退缩，充满鄙视和不屑，还不无洋洋自得。

“幸灾乐祸！亏你还是个医生，医生呢！”她冷冷地别过脸，闭上眼睛。屈辱象潮水一样涌上心头。

叮叮咣咣。一阵金属物体的碰击声清脆而又锐利地传来。她发觉自己张开的赤裸的双腿在抖索，好象一只待宰的羔羊，明知伤害迫在眉睫，却毫无躲避、防范的余地 and 可能。她想挣扎，想表现得勇敢一些，但两腿好象已不是她躯体的一部分，依然象秋风中的树叶抖个不停。这时，她才发现，恐惧已经笼罩了她的身心；她害怕，非常害怕。

那医生正在做准备，手术很快就要开始了。

这手术对象她这种处境的姑娘来说，既是一种耻辱，又是一种解脱。也许，人有的时候为了解脱，就必须经历和忍受耻辱。

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以排除恐惧，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呼——吸，呼——吸，呼——吸，渐渐，她觉得自己很轻，脑子里一片空白。

后来，她看见那医生将她的两只膝盖用什么东西固定住了。隐隐中，那似乎不是她的腿，象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她毫不反抗、麻木不仁地听凭医生摆布，直到有件冰冷的金属体猛地捅进了她的下身，她才发出猝不及防的叫声，并且使劲想并拢双腿，把这讨厌、冰凉、生硬的侵入者挤出身体。但她的膝盖被固定住了……

“喊什么？！别动！”医生的声音里既含着厌恶，又不无兴奋。也许，这正是她期待或者说不出她预料的事，又是她想看到的情景。果然，她又道，“现在知道疼了，后悔了！以后图快活的时候，就想想今天吧！”

可能是职业关系，也可能是这医生一向正派，看不得未婚先孕这种不体面的事。总之，她有点虐待症的味道。

她身体僵硬地躺着，既不想也无力因医生的话而气恼，不平。她已经意识到，以自己现在的惨样儿，反抗既徒劳又不无可笑，只会使她的自尊丧失殆尽。

“过去吧，这一切快过去吧！”她觉察到眼角凉沁沁的，是泪水。她不想让医生看见她流泪，正要抬手擦拭时，突然，有一只巨大、无形的手开始掏挖她的内脏，强大的吸力将她的身子拉直了，她不由挺起胸脯，绷直腰板，拼命克制住自己不要叫喊。刹那间，她非常害怕，害怕自己被掏空吸尽，成为一具空空荡荡的躯壳。

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长，也说不上怎么疼，只是酸胀，令人难以忍受地酸胀。一方面，她害怕被吸空，另一方面，又被那种酸胀弄得头都要炸开了。她觉得自己成了一只气球，一只不断在加气的皮球，内里空空，却又在膨胀，膨胀。……渐渐，她终于适应了。于是，她喘了口气，绷紧的身体稍稍松弛了些。她不由暗暗庆幸，因为她并没有被吸空，她终于可以解脱了。

那医生似乎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斜斜地膘了一眼她那张汗水淋漓，显得有点扭曲的脸。然后，医生的嘴角似笑非笑地撇了一下。

她不知道，下面还有一道程序——刮宫。疼痛、巨大、生硬、切肤、血淋淋的疼痛就是从这两个字而来的。她也不知道，大多经历过人工流产的女人只要一见到甚至一想到这两个字，疼痛就会下意识地袭来。那的确是令人恐惧的字眼，即使在回忆中。

刮宫，按医学术语叫子宫清理。她不知道这些，也不感兴趣；她只是觉得疼痛已经取代了酸胀，这疼痛是如此剧烈、真切。她咬着牙，把一颗心紧紧地收缩、收缩，拼命抵御疼痛。到后来，连抵御疼痛的念头也消失了。她只有一个想法：不要叫，不能叫！她要维持自己最后的一点自尊。朦胧中，她忽然想到那医生一定以为她会忍不住疼痛而叫出声来，并且在等待她叫。“我不会让你听到，不会让你如愿的。”她的脸上漾过一丝快意。“我要让你失望！”

这样想着，疼痛似乎减轻了些。但随即，她觉察到医生的手

脚似乎重了些，并且有些凌乱和恼怒。她笑了。

手术室寂静得怕人，有几秒钟，她甚至听见自己的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颗一颗沁出皮肤的声音。不，不是沁出，是爆出。沁出是没有声音的，悄无声息的。而她分明听到了汗珠拼命使劲，然后“扑扑扑”迸出皮肤的声音。这时，她竟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快感，随着汗珠一颗颗成功地爆出，她觉得如释重负，仿佛下身的灼痛都集中到了颗颗汗珠里，每爆出一颗，便有一分疼痛离开了她的身体。

骤然，象来时那么突然，吸力消失了！刮宫也停止了。手术就这么结束了，结束得这么匆忙，令她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已结束。她不敢松懈，凝神等待着，等待着下一道程序。片刻，她听到了医生叮叮咣咣收拾器械的声音。这才确信，手术真的结束了，终于结束了。

“躺一会儿，还要观察一下。”医生松开她被固定住的膝盖，道着，却依然没有关心的成份，依然是职业性的。

她似乎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觉得非常疲惫。汗水布满了她的额头，凉凉的，真切，实在。也许，这是她此刻唯一能感觉到的事了。她艰难而又缓慢地抬起无力的手臂揩汗，抹去的不是汗珠，依然是疼痛。“这么多汗珠，每一颗都浸满了疼痛，那该是多少疼痛呀！现在好了，都离我而去了，伴着羞耻和屈辱，统统离我而去了，远远地，永远地。”

躺了一会儿，她觉得力气和信心渐渐回到了身上，便慢慢移动身子，收拢张开的、有点僵硬麻木的双腿。

那医生过来观察了一下，冷冷地道：“没事了，下来吧。”

她艰难地撑起身子下了床，人觉得轻飘飘的，慢慢套上了内裤、棉毛裤、外裤、鞋。随后，她的眼睛向坐在一张陈旧肮脏的办公桌后的医生望去。

医生冷冷地瞥了她一眼，将一张病历卡一推。

她离开了手术台，挪步过去，下身依然疼痛。在办公桌前，她停下了，病历卡上的姓名倏地映入她眼帘：绿芳丹。对的，她就是绿芳丹，绿芳丹就是她。这名字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刹那间使她恢复了自信、矜持和骄傲。她的脸上顿时洋溢起奇异的光彩。

那医生抬眼望了望她，顿时惊呆了。这是一张非常漂亮的脸，白皙、红润，象白种人那样；眼睛略凹，大大的，泛着微蓝，清澈无比；鼻子不仅与高高的、光洁的额角连成一条美妙的曲线，而且十分精致，挺拔；而嘴巴长得十分娇美，左边的嘴角微微上翘，使她的脸看上去不仅总是带着似隐似现的笑意，而且还含着几分调皮和天真。她的身材，更是婀娜苗条，高约一百六十八厘米，既丰腴又灵巧。医生忽然明白了，方才的这段经历对这个名叫绿芳丹的妙龄美人而言，实在是短暂的一刻，只要出了医院的门，她就依然是个充满魅力、人见人爱的姑娘。甚至刚下手术台，她立即就恢复了自信和骄傲。的确，她有理由自信和骄傲。

想到这儿，医生不禁叹了口气，象是遗憾，又象是无奈。也许，还有点自惭形秽。

人流手术一共经历了约半小时。这对有的女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绿芳丹不是，她似乎经历了一次再生。这半小时的经历将改变她的一生。此刻，除了她自己，没有人会知道会想到这一点。

她轻轻拿过病历卡，慢慢将它撕扯成几片，就象撕扯她的过去，撕扯她已往二十年的生命历程，这是一种否定，一种弃绝。她的神情显得十分坚定，决绝。甚至，没有一丝悲切。

那医生呆愣地看着绿芳丹，一会儿，厌恶、讥讽地瞧着她。

这一次，绿芳丹毫无羞惭地直视医生，目光咄咄逼人。

医生摇摇头，似乎不屑与她计较，随手摘下了口罩：这是一张很平常的脸，尤其是那只蒜鼻，过份地张扬和醒目，使她显得毫无女性魅力和生气。

霎时，绿芳丹恍然大悟：怪不得她如此冷淡，甚至有点幸灾乐祸，这都是因为她绿芳丹长得太漂亮的缘故。相貌平常的女人看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同类沦落不幸、羞耻的境地，而且还是未婚先孕，嫉妒的外边就可以用轻视、看不起来掩饰，但说到底，实质还是嫉妒。

绿芳丹笑了笑，昂起下巴，据高临下地睨视着医生，冷冷道：“还是戴着口罩吧！”

医生一怔，脸立刻涨得通红，霍地跳起，气急败坏地指着绿芳丹，嚷道：“你说谁该戴口罩，啊？！不要脸的骚货，贱×，夹不住腿根的狐狸精！”

“哼！”绿芳丹冷笑一声，道，“你夹得住腿根？！你跟你男人不干那事？！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男人？！”

“我们是夫妻，你是什么——”

“格格格格——”绿芳丹仰天大笑，“夫妻怎么了，不一样是夹不住腿根？！不一样是那么回事？！”

医生被她的话呛住了，她无论如何没有料到这个漂亮姑娘也能象她这样，如同泼妇骂街一样吐出这些粗话。

“夫妻是合法的，你呢？你是卖钱的鸡！”怔了怔，医生又张嘴喊道。

“女人都是鸡！合法不合法的，都是鸡！”绿芳丹鄙视地扫了一眼被这话惊呆了的医生，道，“这个，你不会懂的。”说完，她撇下发呆的医生，昂然而去。

出了手术室，在灯光昏黄的走廊里，她忽然格格格发出一阵难以抑制的笑声：

“短短个把小时，我成了个会骂街，满口粗话的泼妇了！”

她的眼泪突然溢了出来，心里悲愤交集。就这样，她边流泪边走，直到走出医院大门，置身于暖暖的阳光下时，疼痛才又一次向她袭来。不过，与手术时相比，疼痛的程度要轻多了，她完

全可以忍受。但是，疼痛和阳光使她从悲愤中回到了现实。她停立在医院门口，身子倚靠在一根水泥电线杆上，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孤立无助。到了这时，她方才想起那个她曾经爱过的，使她怀孕，使她独自经历了刚才的恐惧、屈辱和疼痛的男人。顿时，她的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恨意。泪水又涌出眼眶，她为自己所受到的屈辱、不幸而流泪，更为自己竟爱过这样一个男人而流泪。这个男人，这个名叫钱程的男人是一堆狗屎，根本不值得她爱。这是她的耻辱。显然，跟做人流手术所受的屈辱相比，后一种耻辱更令她刻骨铭心，噬脐莫及。

绿芳丹不愿再多想这些，她得打起精神回学校。她知道，还有一些麻烦事在等着她。不过，她现在什么都不怕了。因为，她已经不是昨日的绿芳丹了。她要快刀斩乱麻，毫不犹豫地斩断与她的屈辱相关的牵牵绊绊。

她知道，以后的路会很艰难，非常非常地艰难，但是她已经毫无退路了。

2

梅丽和绿芳丹是好朋友。从入校起，两人就在同一寝室，现在学业已进入第三年。明年的夏天，她们就可以毕业了。

梅丽和绿芳丹所在的城市，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地区级市，有五十多万人口。城市的东北角，有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她俩学的是中文专业，毕业后将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一般，专科的学制是两年，也有三年，甚至四年的。

粗看，梅丽和绿芳丹是两种性格和类型的姑娘：

绿芳丹非常漂亮，梅丽姿色平平。

绿芳丹活跃、热情，性格外向，不拘小节。梅丽寡言，谨慎、含蓄、持重。

但是，她俩成了好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

刚入校时，同寝室的一个女同学仗着她父亲在市里有点权势，骄傲拔扈，目中无人。一天，为了点小事，竟指着梅丽破口大骂。当时，刚进校门几天，相互间谈不上什么了解和友情。一般的也就是劝几句。但是，绿芳丹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把那个女同学说得哑口无言。

从此，梅丽和绿芳丹就渐渐成了好朋友。这并非是因为绿芳丹帮了她梅丽，而是出于一种人品上的尊重。梅丽讨厌简单的感激行为，她觉得这是低层次的，而仅以这种感激心理与帮过自己的人亲近更是没有自尊的表现。

不懂得自尊的人也不懂得尊重他人。同样，不懂得尊重别人，也就是不懂得尊重自己。

梅丽和绿芳丹的友情是基于互相尊重，双方都欣赏、信任对方的人品。她俩平时看上去并不怎么亲密，而是平淡如水的那种。有时话多一些，有时话很少；自自然然，毫无勉强；谁也不必迎合谁，讨好谁，但心里却是相通的。

天下所有真正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尊重，理解，信任。自诩为朋友的太多，但真正懂得朋友二字真谛的却太少。一般，朋友二字总是含着很多水份的，不纯。

梅丽和绿芳丹今年恰好二十岁，这样的年纪就能懂得这些，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不少人活一辈子都不会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因为他们不懂。

绿芳丹最近的处境很不妙，梅丽非常着急，很想为好友分担些什么。如果可能，她甚至愿意为绿芳丹统统承担下来。

系里有个助教叫钱程，二十五岁，风度翩翩，一表人材，体格健壮，戴一副金属架眼镜，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重点是茅盾的作品。

三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绿芳丹告诉梅丽，她和钱程相爱了。

当时，梅丽注视着好友绿芳丹那张本来就极漂亮、极有光泽的脸，因为浸浴在初恋的爱河中而变得更迷人更流光溢彩，心里不知为何，就有一丝隐隐的不安。

钱程是青年教师，平时风头很健。梅丽知道他，但对他从无好感。听说好友绿芳丹与钱程相爱了，梅丽为朋友高兴，也为朋友不无担忧。

梅丽不喜欢不信任戴眼镜的男人，在她看来，一个人戴眼镜不仅是因为近视，还多少是为了装扮和掩饰。女人有权利有理由保留自己的一点秘密，或者说掩饰一些什么内心活动，装扮一下自己的仪容。而男人，应该坦坦荡荡，不需掩饰和躲藏，无论喜怒哀乐，都能坦然面对，镇定自如。一个男人，戴着眼镜，梅丽就不信任不喜欢。她知道，自己的逻辑很荒唐，不近情理。但她很固执。

梅丽不喜欢钱程。不喜欢可以，不尊重却不行，因为钱程是绿芳丹的恋人。所以，以后的半个月中，梅丽每次见到钱程，总是温文尔雅，不失礼貌。钱程也总是朝她笑笑，那种笑是有含意的笑：你是绿芳丹的朋友，所以我对你笑；或者，因为绿芳丹，我们俩现在也认识了。

梅丽见到钱程的这种笑，心里就有点讨厌。那种笑，似乎是暗示一种熟份或熟份的企图，又似乎有点讨好的意思，或降纤屈尊的味道。无形中，梅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她与钱程之间，因为他那种含意暧昧的笑，便有了某种同谋的嫌疑。她讨厌这样，讨厌任何会使她产生对朋友好象有一丝一毫不忠的感觉的事。对，仅仅是感觉，她的感觉。所以，再看到钱程，她就有意避开，她不想再看到他那种悬浮在脸上的，令她不快、不喜欢、讨厌的笑。

“梅丽，你认为钱程怎么样？”这是绿芳丹第一次征询朋友梅丽的看法。

“芳丹，你知道，我对戴眼镜的男人——”